

风铃文丛

在 自己灯下

许淇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许 淇

风铃
文丛

FENGLINGWENCONG

在自己灯下

北京文艺出版社

在自己灯下

许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29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1889-4

I·1831 定价:15.00元

目 录

- 1 △ 在自己的灯下
4 △ 雪
7 △ 夜走荒原
10 △ 看山
13 △ 看湖
17 △ 祝福你，森林
20 △ 记忆中的小白桦
23 △ 气息
26 △ 有忆
29 △ 巷
32 △ 废园
35 △ 老景
38 △ 无声的独幕剧
41 △ 起锚，老船长
44 △ 江南草
- 54 △ 本命年丁丑
57 △ 第六十个中秋
60 △ 音乐伴我
64 △ 旧居

目 录

- 68 △ 读书、藏书和书斋
72 △ 听风楼
75 △ 我是“三脚猫”
78 △ 我的休息日
81 △ 业余的业余
85 △ 和大师见面
89 △ 精神的回归
 ——致香港画家朋友
92 △ 为秋白塑像的人
96 △ “古今轩”主人
99 △ 书道说
103 △ 情与醉
106 △ 读书乐
109 △ 书店
112 △ 我读鲁迅的译品
119 △ 读《北游录》零札
122 △ 夜窗
124 △ 日本的散文
127 △ “雅舍”及其他
130 △ 从读回忆录说起
133 △ 闲读偶记

目 录

- 136 △ 废名的主张
138 △ 蝴蝶文化
141 △ 《香祖笔记》
144 △ 杜鹃诗话
- 152 △ 茶和文学
156 △ 孵茶馆
161 △ 浙茶与访友
164 △ 灯下茶话
167 △ 说“杜康”
171 △ 豪饮古今
175 △ 美食抄
180 △ 菜
184 △ 茶淘饭和小菜
187 △ 记食粥
189 △ 随意说随意小吃
192 △ 甜食
196 △ 豆汁儿
198 △ 我爱吃笋
200 △ 花果入蔬之属
203 △ 蟹道

目 录

- 206 △ 易牙术和跑大棚
209 △ 塞上啖荔枝
212 △ 清供
215 △ 夜绽记
217 △ 插花
220 △ 花与花名
223 △ 盆景
226 △ 印石艺品
229 △ 美丽的石头
- 232 △ 西湖的西泠
235 △ 善璉得笔记
239 △ 阴山古刹纪略
242 △ 边塞岱海行
246 △ 续《车厢社会》
251 △ 哲学家的哭与笑
254 △ 生命的树
257 △ 手稿的火焰
261 △ 丧家的、伟大者的“走狗”
264 △ 太平鼓与“野狼嚎”
267 △ 论脾气

目 录

- 269 △ 呼拉圈大潮小议
271 △ “洋泾浜”语言
274 △ “爬格子一族”
277 △ 给孙女取名
280 △ 漫说名号
284 △ 元旦书红
287 △ 节闲
290 △ 打春咬春与戏春
293 △ 陀螺与空竹
296 △ 狼说
299 △ 萤囊
302 △ 中国的蟋蟀

307 △ 后 记

在自己的灯下

灯下，我拥有自己、自己的世界。

我失落的自己并不是轻易找得回来的，往往仅仅有躯壳在，所谓失魂落魄状，其实人们常如此，只是不自觉罢了。经过几番挣扎，几番修炼，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网住了，像一只灰色的蛾，翅上洒落岁月的珍珠母的粉末，落下来，落在纸页上。影影绰绰的字迹，被咸的水湿融了。

晕黄的一圈，照着我书桌平滑的面和纸页，仿佛是湖，有深

潭般的映影，一瞥也眩目。普通的书写台灯是桔色的，光圈交叠，使思维也立体多棱了。倘若灯是夜的花蕊，待它盛开呵！

四周是静的，静得生幻听，耳孔里嗡嗡地藏一灵魂的呐喊，是找回的自己的呐喊么？听真切的话，便自然地想写些什么，但笔跟不上流动的意识，飞得那么迅捷，从童年到老年，撑高跳似的跳过去。起迄和终止。

戒烟后却点燃一支烟，沏一壶鄂西南沮水岸边羊角山的云翠炒青，壶里飘荡一股山野的翠香。烟篆袅袅。

弹指间，我走过了许多路，已经到了无法奔跑的年龄，暮回头，路被雪似的莽苍所遮掩了。

有时倦旅归来，如同扑向一泓清泉，在那暖茜的波流中游弋。路途中我虽有所感，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种种陌生的境况，无法固定在纸上，惟有回到我简陋质朴的书桌，使用了很久的熟悉的普通的书写台灯下，才是我的敛翅栖息处。

我的生存空间仿佛就在这光圈之内。也许惟其置于内方又极于无限。

灯下的思维活动，发生复巡回产生了感知的能量场和脉冲波，光束厚积，成团自圆，太阳太阴，碰撞旋转，生种种热力，此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么？白日所历不过是生活的虚象，灯下却反成实在。

每晚都如此，但每晚都不相同。

没有行动，只有行动的回叙。

当笔接触纸的一瞬间，忽而定格了。人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外部的空间则奏出千变万化的乐章。

于灯外的暗影里，一竿独钓沉潜的鱼，在夜心。听到灵与肉的喑噪。

灯下，无数次灯下，究竟是哪一夜？已不可考。灵感如决堤的潮汐，如电火的闪烁；生命辉煌的烛炬使灯光都苍白失色。我经历了一次蝉蜕和超越，曾经有过么？

有过么？

那时，我真正地拥有自己的全部。

我在，灯与我在。

雪

北方冬天是经常下雪的。

雪并不是单调的，并不是一色的白，雪是丰富的，多感的，各种各样的，有着多少幻想和绮梦！

晴雪。霁雪。风雪。雨雪。干雪。湿雪。

人们使之变形变色：绿的雪，黑的雪。

南国的绿的雪，因尚葱郁的叶青未枯，反衬着雪的缘故。

泥泞的道路。雨雪即刻被污染了，垃圾般的黑雪咬着屐痕。

缠人的雪啊！梅雨似的久久

网着，心儿绞出的不是雪水而是泪水。

于是期望雪像花瓣似的落下来，落下来，似乎闻到芳香了。不知为何，使我心驰西湖，念及所谓杭州八景之一的“断桥残雪”，也不见传说中因这而得名的仿佛“断”了似的桥，倒是“行人欲断魂”的“断”或白娘子因而断肠的“断”，在明人写雪景的小品文中寻找到情愫的踪迹。

说是夜观丁香似雪，梨花似雪，香潮弥涨。落下来，花瓣似的落下来，我终愿归瘞其间——一座白色的坟墓——花冢和雪冢。

然而北方的雪是高亢的，像唢呐圆号，像繁锣急鼓……

草原上的暴风雪，如果遭遇一场，那是得生死搏斗的。那雪，铺天盖地，劈头盖脑，决不是在飘、在下、在洒，而是吹、刮、旋，混混沌沌，像万匹银鬃白马发了疯，狂奔怒吼，从九天旋入地狱，又从地心回升天庭，搅得寒彻骨髓。即使在蒙古包里，你会觉得风雪连包都端飞了，也许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刮了一天一夜，最后的审判结束了，混沌初开，玉宇澄清。人，个个赤裸着似的纯洁，站立在原始的前面。天使的金箭射向神山的峰巅。非常冷也非常静。雪，竟如同闪烁金属的粉末，阳光镀的云母和石英，吹起一片耀眼的明亮在睫毛上跳荡。

同样在北方，恰恰相反的是原始森林的雪。

我时常怀想着那里的雪，当我的心需要安宁的时候。森林的雪是无声的，纷纷扬扬地、有节律地、悄悄地来到世界——一个大的渊默——静白包蕴了一切的音乐。

落叶松和白桦拉开了间距，纹丝不动地挺立着，仿佛回复到史前。灰棕的驯鹿或站或卧，犹如殒落的行星化石，驯鹿的海珊瑚般的角茸挑着冰冷的月亮——一块圆的无瑕的璧玉，失去了生命也失去了光辉。我呵冻着

钻进了鄂温克猎人的撮罗子，赶快围拢火堆烤烘，那油脂的烟篆和驯鹿的咳嗽竟是敲破林中寂怖的音响。不能没有酒，不能没有酒度过这雪夜。酒溶化了冻僵的双唇，你才能听到祖先的古歌和关于林中王子鹿的故事。

格根毛伦山上哟，
松林里有棵杨树孤单单；

.....

赶着驯鹿驾馭的爬犁或是狗拉的雪橇，从阿乌尼山到满归去。

满归是一个小镇，鄂温克语应是蟒梗——史诗传说中九头凶魔的名字。空气凛冽得刺鼻，雪雾沆瀣得迷目。从满归到漠河的北极村有路可通，那是从前淘金者的路，到处蒸腾着温泉的路，黑瞎子和土匪出没的路，凝结的血块被雪遮掩干净的路……

白昼因为雪野的明度天空反而显得昏暗，夜晚即使北极村的非夏季节也沉沉压着一线神秘的微光。每一粒星都经反复拭抹似的。

哦驾！雪橇大鸟似的滑翔。

我仿佛自己依然在北方森林的雪道上奔驰。

夜走荒原

有过好几次夜行荒原的体验，在我的生命史上，委实比大城市偶尔闯入灯红酒绿的夜难以忘却，无端地占领潜意识的海域，时常织进梦的经纬。

北方的荒原，白昼棕黄，夜晚紫褐的荒原。

天际积聚凝定的彤云，犹如压得低低的发眉，遮掩不住额头一线思想挣扎的微光，在期待中喘息。但月亮要到后半夜才出现。北斗星偶而在帷幕的隙缝闪露一下。四周不完全是漆黑的，既看

得见又看不分明。遥远的地平线虚虚的，辨出几层浓淡不同的空间，标志这荒原过去还是荒原。起伏的丘陵使地貌多变。岩石蛰伏着。兀然冒出一株二株树木来，在白天，这地方也许被叫做“两棵树”。树站立在荒原上多少年？它的无畏的灵魂衰老了么？它们不愿意生长在狭隘的庭园里么？再过去是牧马人遗弃的草甸子，野花的鲜艳的颜色被荒原涂抹得黝暗了，无论是怎样地红，此刻仿佛人在死亡面前，反而白色花能隐隐地透出点点幽蓝……

有道路，也许没有道路。独行，也许坐车。

即使坐车，坐那种布里亚特的三匹马拉的高轭马车吧，赶车的人和坐车的人这时都沉默着，感到一种大自然的压迫而沉默着，在沉默中心魂抽紧似的挣扎着。或者搭乘吉普车，司机睁大了眼睛，不再言笑；同车的人彼此都将命运交给了司机，转而交给了荒原。

对于人类的命运，荒原却保持冷漠。

传说神了：在某某一段坦荡的路上，车驶得稳稳的，好好的，碰到鬼似的，硬往路旁的沟里撞翻。交通术语为：事故多发地段，为什么？路并没有怪异之处呀！更非城市的车流量密集的交叉路口。说话者用确切无疑的口气，“就是昨天，听说是昨天，翻了一辆，没死人，受了轻伤……”据翻车的司机们事后说：怪，那一刹那，好像眼前有一层雾……是了，是科学的生命节律的临界日或者是一种自然催眠心理暗示。

呵，到了！这十华里的“鬼道”——荒原“鬼道”，于是人们全身的肌肉僵硬了，汗毛悚竖了，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有的人到此竟扔几张钱币以贿赂鬼魂，难道阴间地府也要贪污受贿么？

古怪的荒原。

日有升落，月有盈亏，荒原依然。

从前，很久很久以前，荒原在诉说。这比起村落和

城镇要广大得多的空间，将时间凝固住了，然而时间在消蚀着风裸的岩石。猎人曾在那里无意中发现人面岩画。人类借助荒原的形态雕塑自己。荒原上的小屋，屋里有一个姑娘在野山杏熬的杏油灯下纺线；她有甜美的嗓音，却从来不曾唱过一支歌。她夜半的呼啸曾吓退袭击她的兽类。她知道肯定是和父亲搏斗过的仇敌——红毛狼。荒原上住着红毛狼，那是一条从牧马人帐篷逃跑的不忠实的纯种牧狗和大峡谷母狼爱和恨的结晶。荒原是男性的世界。但那姑娘不是用炽烈的爱拥抱荒原么？荒原在叙说一则悠长又悠长的故事……

荒原在叙说自己的历史。如果独行，你便闭住眼睛倾听，倾听自己雷鸣般的脚步。你跌跌撞撞凭感觉走路。你很兴奋，你走得好累。你忽然丧失了关于脚步的听觉。寂静的荒原用无声之声骚扰你的耳朵。

是虫声四起；是梦鸟乍飞；是白枭咒语；是潜流行吟；是孤独的马嘶；是负伤的狼嚎；是车轮的硌磉；是远方的呢喃；是肃穆的夜泄漏天庭的秘密；是幽渊的地心吐纳荒古的哀咏。

曾经嫠妇夜哭曾经疯巫号咷曾经剪径强徒杀一旅人曾经暴雨闪电惊炸马群曾经有逃亡者革命者流浪者追捕者的角逐曾经婴儿初生的啼哭唤醒了荒原的黎明曾经有月亮和匆匆过客推心置腹的对白……

磨砺锐敏的意识在荒原上流速如涨潮。返祖、前世、今生、未来，瞬间包蕴了一切的诡幻和神秘，空茫和深邃；异乎寻常的清醒；莫可名状的恐惧；强固的信念；实在的希望；艰难困苦欢悦极乐的体验；魔幻的灵魂的熬煎。周身汗湿三回又淋然沛然如雨。

看呵，灯火在前方！

走出荒原，走出荒原。

让疲惫得到养息的温馨的灯火呵！